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楓山集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何　均

楓山集卷四

明 章懋 撰

序

送進士還鄉序

吾少時讀柳子厚送苑論歸覲詩序見其有所謂風雨筆札雲烟簡牘與夫桂枝片玉光生於家曳裾峩冠榮南諸侯之邦者未嘗不羨其文章之富慕其登第之榮也及觀韓昌黎之贈張童子乃曰愈將進童子于道又

曰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然後知仁人君子愛人以德者其用心固如此彼柳所誇者不過庸人之見世俗之言耳嗚呼士君子所當為者寧獨富文章取科第而已乎成化丙戌之春翰林學士劉公奉天子命品藻天下士某君某以雄文碩學擢高第而懋亦幸與其列視昔之柳與苑韓與張同出顧公陸公之門者事頗相類已而君以天官奏得循例歸省其親老其問學以俟召用又與苑張之歸覲者適相似君子

行也吾不敢以柳之言瀆君聽敢推明韓之所謂進於道者而贈君可乎夫聖賢之道載諸經具之吾心而著於日用事物人倫之間不可須臾離者君歸尚當讀所未讀之書窮所未窮之理而以其平日講明之得諸經者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充擴一一反之身心實踐而力行之盡落其華以就其實用試厥政於一家則內而父子兄弟夫婦外而宗族鄉黨州里凡其事親事長處已待人應酬交際之間

舉無或背於道求之吾心而無慊考之聖賢而不謬驗之内外而無怨則身修而家齊所以治國平天下者不外是矣他日立乎朝廷之上推其所學見諸實用功名事業直欲追踪古人不為漢唐以下人物夫然後上不負天子中不玷科目下不誤蒼生而於道其庶幾乎苟徒充經笥茂文苑一舉及第便謂終身事業在是則草廬先生所謂鄙人而已何取哉懋不肖無似願與君共加勉焉

送劉世美還京序

成化丙戌春三月廷試進士賜羅倫等三百五十有二人及第出身有差既而循故事選進士充庶吉士員居之翰林膳以大官而不勞以職務俾之盡讀中祕之書以修其所能充其所未至蓋將儲養成就大其器業以大他日之用其為人才治道計者至重也惟時在列之士閩中林亨大王世英吉水宋爾章華亭張汝欽姚江邵惟貞天津劉世美莆陽黄仲昭東安施彥厚洛陽翟

廷光淳安商懋衡安成李廷章耒陽謝元吉江浦莊孔
昜石宗海貴溪畢廷珍新淦何惟一山海鄭克修甬東
章元益上虞陸克深海虞李世賢番禺鍾美宣閩中王
文魁張壽夫皆一時俊髦而懋之不肖亦獲廁名其間
凡二十有四人咸以布衣首際隆遇罔不感憤思奮圖
惟報稱相與切磨講習端乃心正乃學砥礪乃名節平
居論議必以古人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相規勉慷
慨自許契誼相投蓋金可斷而蘭與臭也豈非一時之

幸哉居歳餘而壽夫文魁相繼以卒亨大復以母喪去
存者盖二十有一人未幾而拜官之命下矣爾章世賢
仲昭懋衡與其皆為翰林編修孔易檢討彦厚廷光元
益皆給事中元吉克修汝欽惟貞惟一廷章皆監察御
史世美世英宗海美宣主事户部而克深禮部廷珍水
部出視事於濟寧或官守或言責各有攸司曽未踰時
而其與仲昭孔易俱以罪責補外仲昭知湘潭孔易判
桂陽其亦待罪臨武遐荒萬里自分永與朋舊暌隔矣

已而以言者留南都仲昭暨某評大理孔易副行人其後元吉以言事忤旨出爲南陵丞惟貞謫知浦江美宣謝病歸南海皆道出金陵邂逅一叙平生獨恨爾章又爾物故徒以旅櫬過此某等又相與哭而送之江之滸追感疇昔寧不爲之慨然也耶去年冬世美適以公事來南都寓於館人者四閱月因得數相過從閒與道舊則世英復以憂去克修諸人亦往往啣命走四方其朝夕聚首於京師者無幾矣因相與竊歎向之二十四人

者别幾何時而去就存殁升沉離合不齊已若是而況於數十年之後三百五十人之衆乎其不齊殆必有甚焉者矣雖然事變之不齊者天也於萬變不齊之中而求所以齊者人也彼死生也去就也升沉也離合也天之所為者吾固不得而齊之若乃立身行已之道事君之義不以死生而變不以去就而移不以升沉離合而異吾徒之所以自許有不在天而在人者獨不可得而齊乎齊其所可齊而於所不可齊者有弗計焉則夫不

齊也者又所以為齊也願因世美以諗諸同志尚能於人事不齊之後不忘久要之言乎世美歸金陵大夫士咸詩以餞别其病於不能詩也故叙此於簡首以道吾私云

急流勇退詩序

井菴林生先貴實莆人也起家進士官六察經學行誼推高一時其立朝有氣節侃侃論事不畏權貴其董畿内學校之政以平生所得忠孝為教士類翕然宗之居

無何以疾在告蓋家食者十餘年矣茲復奉命來按兩浙理鹺法剗政之疵剔民之蠹威行惠孚商農胥悅未朞月事皆就緒凡洛諏所及知無不言前後所陳時政數十事多見施行衆方仰其有為而先生又以疾作屢抗章乞致其事命未下聞代者至遂不復造朝亟遣人繳納其璽書符印而飄然以歸時先生春秋五十有九入仕踰二十載而在職者僅兩考嗚呼其可謂難進易退者矣外臺諸公重其去咸賦詩為餞而題其卷曰急

流勇退盖取宋錢宣靖公若水故事而云然也詩既成
提學憲副以某嘗受知井菴俾為之序某辭不獲命乃
作而言曰世之仕者莫不易其進也而君子每難之莫
不難其退也而君子則易之其進其退天下國家輕重
係焉夫豈徒哉如或進焉決性命饕富貴不能有為於
當世退焉亂大倫羣鳥獸不能有補於名教惡在其為
進退也耶姑以宣靖之事明之方其進而佐同州直玉
堂副樞密也政事文章謀猷諫諍傑然有聞於時固非

徒進者矣又具有感於呂蒙正劉昌言之事而蹤脫富貴若將浼焉亦豈苟焉而退者有宋三百年士風之美重道義輕爵祿難進而易退者皆自宣靖倡之而文信公之孫忠大節又嘗有慕於宣靖之為者則其有功名教豈下於桐江一絲扶漢九鼎者哉夫以宣靖之賢進退皆可稱道而麻衣獨以急流勇退目之者謂退之益尤有大於進也觀諸宣靖則知先生矣安知異時難進易退之風不自先生倡之耶諸公之作所以反覆咏嘆

深致其意者得非有感於斯耶世之議者不察乎此顧乃以為無故而苟去矯俗而近名豈其然哉豈其然哉雖然宣靖之行高矣道則未之盡也士君子所當為者何但如是而已乎古人有言願無以此舉自滿某也敢為先生誦之

追送謝侍講鐸赴召後序

聖天子肇位四海弘闡大猷聿隆繼述詔起侍講謝先生於家食以修憲宗皇帝實録先生如京師取道吾婺

中書王舍人允達率諸士友祖餞雙溪之滸衆各為詩以侈其行王君既以先生出處之義法乎聖賢者序其前矣然引而未發也其辱知先生最舊適有他故弗遑走送意甚缺然將欲贈之以言而兹行之端由非淺薄所能識也敢推本王君之論而質諸先生可乎昔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斯二者何休所謂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世之君子莫不知宗孔氏而要其志行所歸有弗畔焉者寡矣先生少明孔氏經取進士高第官

翰林以文章名海内旣而有所不樂逮遭喪而歸以疾在告杜門著述殆將十稔作會緦亭於祖塋之側以尊其祖以親其族凡所以修德立功揚名顯親者莫非從事於孝經之行也其在先朝甞與修英廟實錄稽合同異襃貶得失書法嚴謹無愧良史今兹聞命又惴然出當載筆之任非有春秋之志者耶處非徒處孝經其行仕非苟仕春秋其志彼以猿鷲鶴怨為疑者烏足以知先生哉是行也紬金匱石室之藏綜邦國四方之志揚

洪烈彰緝熙表忠直黜奸佞大書特書上成皇明一經以續麟筆之絶以幸天下後世謂為善學孔氏者非耶雖然猶未足以究其志也吾夫子之作春秋蓋有不得已焉令先生上遇堯舜之君前席召對從容啟沃凡春秋之惇典庸禮命德討罪者一一見諸行事以措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非反袂泣麟之比豈徒曰志之云乎先生其尚以春秋之筆而竄定典謨之書哉不然則以行止驗天機若朱子送籍溪之云者亦莫不有孔氏家

法存焉於先生何病乎然非所望於今日者也先生行哉其與天下蒼生同一引類

送中書王舍人汶赴名詩後序

嗚呼三代而下儒以無用而取人之鄙薄訕笑者衆矣非儒之無用也儒焉非儒而盜名欺世之不足為用也安得真儒之効一白於天下而刷此恥哉吾友中書舍人齊山王先生允達自其先南稜先生得考亭再傳之學於其外祖通齋葉先生以儒名家者數世矣至待制

忠文公始以文章鉅儒受知太祖而身歿王事弗究厥
施博士公將繼志焉而享年弗永皆未覩為儒之効譬
之火焉久鬱必發譬之水焉久蓄必流其有待於先生
乎先生世其儒學以科第起家官鳳閣典絲綸在帝左
右令聞日昭具駸駸乎顯庸矣而志有不為以病免歸
豈天意猶有所待耶今天子出震繼離召用羣儒一新
庶政慨然有意於唐虞三代之治時在廷之臣有以先
生文行為言者部符下郡縣促令供職先生猶以疾辭

而郡邑之大夫交勸僶焉不得已乃起而就道吾鄉諸士友喜相告曰儒道其亨矣乎爰即其道路所經分為十詠各賦詩以壯其行先生過予言别出以相示某於諸君之言竊有感焉昔蘇太史平仲謂人之出處皆天其處而修身出而行道則人之所以奉乎天也故儒之未用其責在天用之而弗覩其効無以奉乎天者其責在人天人交至則其道有弗亨者耶今先生之歸未嘗有意於出而以公論驅之出焉豈非天乎天其或者一

試用儒之効於今日則先生之出夫豈徒哉但嶢嶢易缺皦皦易汚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先生之出亦良不易哉唯先生弘遠謨以裨新政奉明主於三代之隆毋使儒為無用而起人之鄙笑斯足以奉乎天而無愧矣先生其敬念之哉所以倡前人之業副友朋之望為儒道之光者不在兹行矣乎某之辱游於先生非一日矣敢竊取古人以規不以頌之義而書此於末簡以道其惓惓愛助之私云

送轂齋林先生典之鄖陽序

人情莫不厭常而好異故天下之事往往廢於常而成於異蓋常者其故異者其新也故者人所習見而玩之故厭且忽焉而其事以廢新者人所創見而貴之故好且趨焉而其事以成若風雲雨露之在天走飛草木之在地皆人所常見而玩者一有甘露之降慶雲之見鳳麟朱草之生則莫不爭先而快覩焉以其新而異也在物且然而況人與事乎國家故典凡學政教諭諸文學

官必歷滿九載而謁選於吏部課其最者乃陞教授比用常制以待常材人不之貴也今天子厲精治理誕敷文教謂學校風化之原教授學官之長匪得其人民罔視效爰命天官妙簡學行優異之士不循常資而擢為教授以責其成蓋始異其制也時則穀齋先生林君汝惇由西安教諭未滿考而蹴拜鄖陽教授非以卓異之材而膺茲異數者乎故士林雷動而歆慕焉鄖故為襄陽屬縣僻在西南人稀土曠而天下之流民萃焉異時

嘗有竊弄潢池之兵者至煩六師以戡定之頃年以來始歸皇化而悉附於版圖物衆地大由是陞為郡焉其郡新設其民皆新附之民非得於素教而預養之者先生以新制所用師儒而臨新設之郡教新附之民其事皆異於常焉則其為教必將有出於尋常舉業之外者矣昔安定之教蘇湖時俗多尚辭賦而獨明體用之學故士風為之丕變人材皆適於用而棟梁榱桷之頌興焉夫湖學之體用不外乎聖賢大學自新新民之道先

生素所蓄積也推其所得以淑諸人舉舊染之汚而一新之使鄱陽之俗化鄒魯之風則其成功之美必有大異於常者奚止為文翁之蜀常衮之閩而已哉所謂事之成於異不在兹乎其門人以某之辱游於先生最久且故而來徵贈言其竊惟先生家學淵源與文行之懿焯焯乎在人耳目不假言矣而區區稱頌惜别之常語又不足為先生道也惟是鄱陽之行事異於常故欲先生有以成其異者使天下後世知君子之所為果有異

於人焉先生其以愚言為然否

送羅司業欽順侍親南還序

少司成泰和羅先生允升由内翰來官南雍即迎其嚴君栗齋先生以就養既二載而栗齋以桑梓久違松楸在念有歸志焉先生則以栗齋髙年逺涉江湖而二季皆官於外之人侍養乃疏請於朝得賜假送親南還太學諸僚屬以為先生是行實關世教之重非但為家慶之榮也爰各賦詩以華其行謂某於同官有一日之長

也俾為之序嗚呼天下有至德要道得於降衷秉彜之初發於良知良能之天體之身而身修行之家而家齊推之國與天下無不治且平焉守約而施博者其惟孝乎先王庠序學校之設皆以申明乎此而司徒六行師氏三行之教必先乎此其朝夕從事於詩書者所以講求乎此肄習於禮樂者所以節文乎此而樂乎此也士之所以為學豈容外此而他有所事乎特患所以教之者無其本耳昔唐陽城以其孝友薫襲里閈及為司業

而教學者以忠孝有三年不歸省者斥之由是羣生聞禮後學知孝而忠義之士若何蕃輩皆出其門國家卒有賴焉謂非本之身教而致然耶今先生以詞林魁彦膺師儒之任其教道之善職務之修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者固無不至而迎養其親於是也朝夕左右夔夔齋慄先意承志以悅其心非徒旨甘溫凊以奉口體而已兹復親導安輿錦歸故里則所以尊其親者又有加焉今聖天子厲精政理圖任責成凡羣臣以他事乞歸者

皆莫之許而於先生侍養之奏即允其歸豈非欲以孝治天下而重先生之身教乎先生行矣戲綵高堂薦羞先壟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竣事而來陰感默化則濟濟多士寧無克廣德心而興於孝弟者耶殆將有德有造不肅而成必有若君陳張仲者出而媚於天子以弼成孝治視彼陽城之生徒斤斤皆循法度者不足言矣某也親既歿而年已邁孝有不及弟有不時欲爲先生之行不可得徒切慨歎無足爲教願因先生之教有成而

幸逃尸素之責焉故書此於簡首以道吾私云

新刊楊鐵崖詠史古樂府序

昔者元氏之有天下也收南宋之遺才而廸簡在王廷風教稍振故文章一脉代有作者未嘗絶響若虞伯生范德機楊仲弘揭曼碩歐陽原功馬伯庸薩天錫暨吾鄉黄晉卿柳道傳諸人各以其詩文鳴莫不涵淳茹和出入漢唐郁乎彬彬何其盛也然其時衆作悉備惟古樂府未有繼者於是會稽楊鐵崖先生與五峯李季和

始相倡和爲漢魏樂府辭崛强自許直欲度越齊梁而上薄騷雅偉乎其志哉至如詠史則季和每推服鐵崖爲上手鐵崖亦自謂余用三體詠史用七言絶句體者三百首古樂府體者二百首古樂府小絶句體者四十首絶句人易到古樂府不易到至小樂府則他人不能惟吾能之若此編所録者特其一體耳成化癸巳御史中丞江浦張公巡撫閩中涖政之暇出示某而語之曰鐵崖先生平日所爲樂府詩最多今僅有存者天官少

宰葉公與中襄為僉都御史出撫東廣嘗得其門人吳
復所編若干首巳鋟諸木矣近得此帙於前江西提學
黄先生純之子知州璵喜其詞古意古可興可觀讀之
使人懲創感發隠然有三百篇之遺風特未得其全集
耳茲將刻而傳之子盍為序其辭不獲命乃復於公曰
自王迹熄而詩亡一變而騷再變而選而樂府而歌行
諸作至三變而為律作者徒知從事聲偶之間而不能
馳騁以極夫人情物理之妙其去古也遠矣獨先生之

作逸於思而豪於才抑揚開闔有美有刺陳議論事婉
而微章上下二千年間理亂興亡之故若指諸掌而其
命辭皆即史傳故實檃括而成叶諸金石若出自然昌
黎所謂横空盤硬語妥貼力排奡者先生有之是宜公
之甚好而欲永其傳也雖然鐵崖法乎魏漢者也公且
好尚之若是如有國風雅頌之音則其好之宜何如哉
公之於文詞且欲復古而況為政豈不欲行古道而使
今之天下復於唐虞三代也耶斯則某也深有望焉乃

若先生名系爵里與其文行之詳見於宋太史景濂所為墓誌者已暴於世矣兹不著云

重刊香溪范先生文集後序

進士唐君尚虞之治蘭谿也用儒飾吏善於其職克協上下聲稱翕然乃於涖政之餘閲地志訪遺書禮鄉賢將以興廢舉墜隆化美俗於是香溪先生范公之後曰永昌者出其家藏之集二十有二卷蓋先生從子右史蒙齋之所類也唐君讀而歎曰先生之文世知誦習者

心箴而已他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以聦為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於學極有警發不獨心箴為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先輩謂其得於孟子者為多若先生者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哉幸此集尚存惡可使之泯没而弗傳耶爰命鋟梓以惠學者而俾其識其末竊惟先生之學之文與其立身大節故侍郎陳公嚴肖禮部吳公正傳序之詳矣其生也晚弗獲

接聞前輩餘論於先生所造未能窺其萬一尚何贊其辭哉獨念吾鄉聖賢之學前此未之聞也而濬其流者自先生始繼而後有東萊兄弟麗澤之講授又其後何王金許遂相繼以得考亭之統道學之傳於是為盛非先生之功而誰功今當道學不傳之餘而唐君復以先生之文倡焉其所望於吾黨之士者不淺豈天意又欲大昌斯道之傳也耶不然何閟於前而顯於今耶誦其詩讀其書而遐想其人於數百年之上能無奮然興起

者耶此其於唐君是集之刻所以重有感云

鄉賢祠志後序

古人祭有道有德者於瞽宗又謂鄉先生没而祭於社則鄉賢之有祀尚矣金華在故宋時嘗祀梅節愍宗忠簡潘默成三賢於學宫祀東萊吕成公於麗澤書院至元則又有四賢書院以祀何王金許四先生後遭兵燹羣祠皆廢我朝成化初浙東僉憲辛公訪謂東萊既從祀孔庭而四賢講明道學以續考亭之緒其功尤大乃

奏立正學之祠然宗濳諸公猶未及焉弘治丙辰浙藩
叅議湖南吳公旬宣所至庶政時敘乃攷方志修古典
謂兹文獻大邦名公鉅儒彬彬輩出立徳立功立言者
後先相望殆不可縷指而有道有徳鄉先生之祀僅若
是焉非缺典乎宜有以舉其廢者於時廵按侍御東廣
吳公觀風察政洗究澤物適臨兹郡聞公之議亦謂其
有補世教弗可緩也爰命有司綜理其事而同守薛侯
敬之剛敏有為志崇先哲承命唯謹以學宫地隘弗稱

安靈而卜地於郡城南隅經斯營斯不日就緒公又以為郡故多賢弗可限之以三而著錄於志傳者累數百人亦弗能遍祀也乃推擇其名德最盛者數十人而尸祝焉其已祀者則仍其舊間又雜取東萊四賢及祠中諸公之遺事遺文類而集之以為祠志欲人之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也其幸教吾黨之士者何其至耶既乃命某識其末簡嗚呼疇昔吾婺稱小鄒魯他郡莫敢望而儗焉夫何前修既沒徽音莫嗣衰微不振者於玆

百年山川如故風氣不殊何古今人不相及耶亦其世降俗流未有以感發興起之耳古之化俗導民者非必其條教之詳法令之嚴也蓋有隂感黙誘神而化之使自趨之之道焉昔廬陵有四節一忠之祠文丞相履善少嘗遊之而欣慕曰死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厥後文公果以精忠大節著於天下視前人益有光焉非祠之所感而然乎此侍御與公所以汲汲於是也後之人進而瞻於祠像退而考諸祠志遐想其人於數百載之上必

將有奮然於中不能自已而思所以俎豆其間若文公之爲者矣孰謂諸公是舉無關於風化也哉雖然祥有開而必先運無往而不復造化人事盛衰之理往往相仍而行百年曠典一朝而舉殆不偶然得非吾婺將復宋時之盛而天啟之乎邦人君子尚知勉哉尚亦無負於天無負諸公之望哉

蘭谿縣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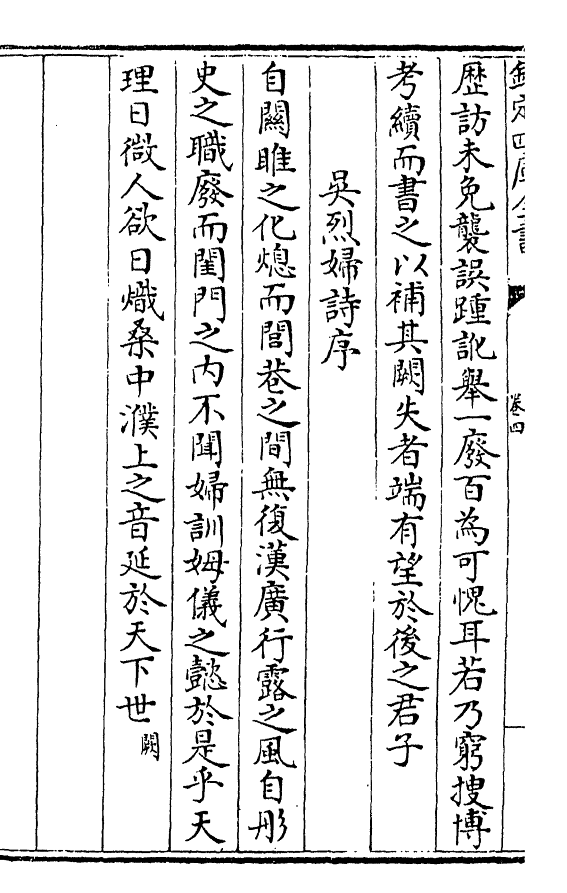
周官大司徒職方氏皆掌天下土地之圖而又有外史

掌四方之志此後世郡邑之圖志所由始也吾郡在宋洪遵有東陽志元瞻思又有續志皆統紀一郡之事而於諸邑未暇致詳故他邑亦皆各自為志獨蘭谿自唐咸亨始為縣歷宋元迄今八九百年未聞有為之志者其疆域山川民物貢賦人材風俗與政事之損益吏治之得失漫無登載缺典甚矣邑先正禮部吳公嘗著敬鄉録畧識前代碩儒才士名卿賢相之本末而附以詩文又取祠廟碑誌及鄉進士題名等記以存是邦之故

實庶幾可補邑乘之闕而書又亡逸不存可勝歎哉乃
弘治癸丑崑山王侯用檢來為邑宰涖政之暇欲考圖
經求故典而不可得謂是邦為浙東要會之區素稱望
縣而文獻不足若是豈非為政者之責乎乃命庠士之
秀者分詣各鄉訪遺老詢故事凡寺觀祠廟之壁題石
刻故家名族之志傳譜集悉皆采摭以來而屬前進士
靖江令鄭君威甫為之詮次予亦與焉鄭君暨子辭不
獲命乃據洪贍二志為準益以故所傳聞新所采録參

諸史傳及先輩文集中有及於縣事者咸以類附其目五十有六釐為五卷草稿粗具未及删定而王侯有召命入為臺察其事遂寢厥後西蜀許侯鵬舉欲踵成之而又不果正德戊辰丹徒許侯補之始至適值艱歲撫綏靡暇越再朞而政成愛立百廢具舉爰謂昔人所為有益於後人者弗可以莫之繼也乃取前稿躬自校閲重加審訂而損益之以成一邑之典仍繪圖以冠其首且將鋟梓以廣其傳以予於是昔嘗與有力焉俾述顛

未識歲月於其首予惟是編之成豈徒存故典表先哲以昭示無窮而已哉將使後之觀民設教者於是而求其故以盡更化善治之道論世尚友者於是而稽諸古以為多識畜德之資亦未必無小補焉然非王侯創之於始則後將何述非許侯成之於終則先將何傳二侯之功殆未可以優劣也第區區輩學殖荒落聞見寡陋且生數百載之下而欲攷求紀述於數百載之上文獻既亡無從取徵而一邑之間又未能如太史公之周遊



歷訪未免襲誤踵訛舉一廢百為可愧耳若乃窮搜博考續而書之以補其闕失者端有望於後之君子

吴烈婦詩序

自關雎之化熄而閭巷之間無復漢廣行露之風自彤史之職廢而閨門之内不聞婦訓姆儀之懿於是乎天理日微人欲日熾桑中濮上之音延於天下世闕

而天理之在人

心有不泯焉者故裙襦之中亦有能閑禮義守貞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臨大節而莫奪赴水火而如歸若吾鄉吳烈婦者豈習俗所得而變耶蓋烈婦為里人某妻遭亂與其夫倉皇避難去家西行一里許聞鼓譟聲足弱弗能步度不可免乃謂其夫曰君宜自脫禍弗以妾

為累夫曰予將若何烈婦曰妾義不受汚惟有死耳夫號泣不得已舍去旣而遊兵四集將追及焉適道傍有池曰梅塘水潔且深遂投其身以沒後數日兵盡夫蹤跡至其處見烈婦屍浮池面雖盛暑而顏貌如生乃舉而葬焉時歲戊戌之夏六月也其後好事者聞之為傳其事而薦紳能言之士又從而歌詠焉蓋亦秉彝好德之良心有不能已者今某之孫以其文若詩彙為一帙謁予而告曰先人有美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

也吾將以是傳之子孫俾無忘烈婦之訓願丐先生一
言以張闕

之始而
閭閻一二女婦已能自拔流俗而趨乎禮義豈非天意
將興文明之治於今日而有開必先者乎異時國家采
民風被管絃以比隆於二南之盛者不有取於是耶是

又不但為一人一家之美而已故為序而不辭

繼慈哀些序

浙藩叅議衡山吳公某行部之暇訪予山中出示繼慈哀些一編而泣告於予曰吾母太宜人武氏者方其少時擇所宜歸不輕從人而至於慫慂期有孟光之志先戶部公聞其賢求為繼室以鞠吾兄弟不幸于歸五載而喪所天則誓堅柏舟有共姜之節嫠居匹處朝夕劬劬躬炊爨織績以衣食吾兄弟而進之於學卒成二子並

以科第起家列官中外是雖翟母之織屨以隨方進者弗能過也晩歲以某貴兩拜恩封某時為户部尚書郎官出使外藩得便道歸省承歡月餘方圖終養而竟以一疾奄然弗起其為悲痛可忍言哉不肖孤幼失怙恃頼先宜人長育成就式勤且瘁以有今日生不克養已抱中天之恨没又弗能昭示德善以垂不朽其何以慰吾親於地下乎所以發潛闡幽而相予之哀者幸有諸君子之詩在焉願君子一言以序之也嗚呼世之為繼

母者當夫存之時不困虐其子而使之食㮶花衣蘆絮者鮮矣况於盛年夫亡而能守節以成其子若太宜人者乎迹其賢行雖程穆姜芒慈母豈能專美於前耶此參議公之所以感慕終身弗忘而諸君子之詩所以哀悼而嗟嘆之者亦豈無從之𢿙哉故為書諸首簡使後之讀是詩者得有考焉

文山吾先生壽詩序

予友吾先生景端以淵博之學淳篤之行通敏有為之

才英邁不羣之志溫純典雅之文卓乎當世始出而論秀於鄉薿然魁薦比入京師游太學而六館之英斂筆推讓達官名士內交恐後貴游子弟爭從受業莫不以掄魁擬之而五上春官不一偶蓋工於瑟不工於求齊也嘗以親老棄進士舉俛就乙科得教諭江浦母夫人時已有疾弗任遠途乃獨侍尊翁慎齋先生以之官而留其妻若子養母於家居數歲慎齋忽有所不樂遂復棄官以歸克施有政而宗黨外內莫或間言蓋其爵以

天不以人也教人講學爲文亹亹不倦而於禮義廉恥孝弟忠信之行尤惓惓焉士類翕然興起及去江浦而家食者又十餘年矣四方學者考德問業戸屨常滿隨其才分咸有所得斯又其推以及人者也先生之表表若是而歛然不自足焉進德之功老而彌篤其亦庶乎有道之士哉先生之生歲在重光大淵獻而今兹之歲又復在焉八月已酉其初度也以綠老之例推之盖歷三百六十有五已酉矣而精明强健無異壯時爲壽未

可量也吾黨之士姜仁夫實夫董遵道輩仰昌黎之山斗有不勝其祝願之私者相率賦詩以為壽觴之侑而屬予序之或曰死生富貴有命在天壽非人之所能為也其可以祝而得哉天之生物栽者培之以先生之所樹立栽之深矣則其因材而篤將必有培之者而奚假乎人言之祝哉或曰不然書稱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則天非有外於人也其不可以祝而得哉古三百篇所録若南山有臺若瞻彼洛矣若蓼蕭鳲鳩行葦既醉諸詩

之頌其君往往以壽祝之亦豈無其理而為之者哉況乎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則壽先生者斯文之所由壽也而可以不祝乎哉予謂二說雖殊各有攸當在先生者不容於祝而有必培之天在後學則不容不祝以覬乎從欲之天也天之所存其壽之所在乎若先生之所以自處則知天不貳而事天以終身俛焉孜孜不知年數之不足而前所謂二者之天又有不容計者豈曰壽之云乎以樾之辱游最久而荷教為獨厚也故不敢以他

辭佞而述其所聞於先生者以為壽

碑記

觀亭記

聖天子臨御以來厲精求治監觀四方深燭民隱慮岳牧諸臣弗克以昭聖化海隅蒼生容有不被堯舜之澤者於是分命臺憲重臣撫治方岳亦古者分陝之意時則江浦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實來於閩公之始至剗政之疵剔民之蠹癉惡彰善敷和於下既道大行民用康

止爰命作亭於公署之後圃名之曰觀亭以待涖事之暇而宴休焉蓋取柳子所謂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髙明之具而為之者歟然是亭也非有花竹泉石之勝山川林麓之適而奚以為觀耶在易有之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蓋古者天子親行巡狩以察四方則命陳詩以觀民風是之謂觀自王迹熄狩禮廢後世始命大臣巡省以代親行若漢之直指唐宋之安撫宣撫今之巡撫是已是其職固亦宜以觀民設教為事者也

或者知不出此往往急於簿書期會甲兵錢穀之務而已嗚呼是果所謂一道德同風俗者耶然則亭以觀名公之志可知矣閩之人庶幾其有瘳乎夫以燕居閒適之地而不忘是心則其來旬來宣咨諏咨詢所以為下為民者宜何如哉雖然觀未易言也有所觀必有所以為觀所觀者民風所以為觀者我生也彼民生之休戚風俗之媺惡吏治之得失皆生於我之所行何如耳故曰觀我生觀民也而可以易言哉觀公旦者以周南觀

公奭者以召南觀畢公者以東郊寧知異日之觀公者不在閩南也耶明聖當天邁迹三五將隆二南之化以風四方而公以耳目之臣當分陜之任其可使周召諸臣專美於前耶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必有賦是亭為公之所茇者矣庸記此以俟風化之成

東陽縣修學記

浙水東文獻之邦婺為稱首東陽婺之屬邑由漢唐來其人以孝行忠義文學政事勲業名者彬彬可稱第進

士者以百數其民俗亦樂善好施有立義塾置義田若范文正之為者皆他邦所希有何其盛也然人材風俗之盛衰在學校而學校興廢則係其令之賢否成化戊戌之秋溧陽繆侯以才進士出為是邑始至以故事祗謁於先聖先師顧視學舍皆壞漏弗支禮殿倫堂屋而未潤大懼不職以隳教基圖所以興其廢者而未知費之所出乃詢於衆得富室之好義者張惟大輩十人願以餘力分任厥事於是增葺其殿若堂之未備者改作

其門廡齋序之欲仆者而棲士之舍會饌之堂習射之亭以及庫庾庖湢各以序為又撤去文昌土祇二祠之不在祀典者而別為之屋以祀邑之孝子與先達諸賢其廟貌未嚴則考禮典按圖式以正冠冕服黻之飾而藻繪中度禮器有缺則命工範銅治竹木為之罇爵簠簋罍洗俎豆籩篚之屬而釋奠之用始具是役也衆心翕然如恐不及不煩程督競奏厥功而棟宇之崇宮庭之敞黝堊丹雘之華式稱其為泮宮矣凡為大小以區

計者若干爲器若干肇事於其年之某月訖工於壬寅之十月葢有經始勿亟之意焉侯於規畫勸相不憚其勤而贊其事者則學之教諭某訓導某也學既成侯諏日之吉將率其僚吏諸生釋菜以落焉而以書來告曰吾之新是學諸父兄之力也幸爲之記以永厥功且有以教其子弟使有所興起焉予惟今之爲政不得罪巨室者寡矣況能出彼所有以相吾之興作者乎靈臺子來侯其近之爾諸父兄能率侯之令爲所當爲其視昔

之立義塾者亦無愧焉固皆有可書者若乃侯之所教崇正學斥非鬼表先哲為前人之所未為以新士習以作士志則其可書又不但一時興作之功矣嗚呼賢哉彼邑之子弟學於是者其興起於侯之教宜何如耶念文昌之不屋必有以弄筆墨徼利達為羞者聞先哲之遺風必有起高山景行之思者望宮牆之數仞又必有思所以入其門而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有感於中不能自已而早夜孜孜勉焉以求其至則小而匹休前

烈大而為賢為聖夫豈無其人歟夫豈無其人歟庸書諸石以俟若前代建學之始與其廢興本末已有記之者茲不復云

東陽縣覈田記

惟東陽金華望縣所隷十有四鄉民之係籍者至若干萬千百餘户其所有土田為畝若干萬千百有奇而輸二萬四千餘石可謂庶且富矣然賦之所出必於其田縣故有復熟官田若干畝名存實亡莫知其田之所在

其米一千三百餘石皆無所徵為政者以為大農經費之入弗可虧也則以之抑配農民而責其償至其他官民之田之米無徵者又三百餘石其抑配亦如之嗚呼古之耕者助而不稅其制不可及已後世有田則有稅然各隨其所有多寡而徵焉民未以為病也至於無田而有抑配之稅則民之困極矣是豈真無田也耶蓋版籍不明姦欺百出有田者不稅有稅者無田逋租匿役靡所不至政罷賦擾訴理紛紜非惟民所不堪而有司

亦病之矣溧陽繆侯之為是邑剗政之疵剔民之蠹威行愛立訟清事舉既嘗一新其學以教民矣又謂仁政自經界始經界不正而田失其實則版籍以之不明而稅之逋陷民之憔悴無怪其然不有以更張之其弊何時已乎乃成化十有八年適國家著令重造版籍遂以右參政吴公之命首取洪武中魚鱗圖籍為之準令人户各以狀陳所有田數而役民之善書數者使履畝而量之仍以鄉老之公正者為監量辯其官民之田與號

名步畝稅糧之實沿革之故以及得業之人皆書之籍既覈矣而猶恐有蔽於私者又更其人易其地覆覈之且躬自臨視以發其隱伏正其爭訟焉夫然後宿弊潛奸披露首服有受人之田不認其稅者有以其稅而寄之他人者有寄之不收而棄其稅者有以官田隱為民田以上地冒作下地者諸若此類悉釐正之凡所覈官田若干畝民田若干畝以及職學買括等田其數皆與舊額相當獨義莊為有餘計其所餘田畝適符復𥠖之

數俟乃歎曰吾知所處矣彼復熟田者即義莊而義其名也以有餘補不足何不可乎詢之父老僉謂其宜上于藩府藩府允焉而復熟於是有田其有陵谷變遷田之果不存者則以新所墾闢之數充之土田既正稅得所歸民業有經公租不負失業之民脫然若沉疴去體灑然若執熱遇濯而無復抑配之苦矣其定著為籍曰流水曰保類曰戶類者皆明白可據乃以附諸國版登於天府焉凡民之任役者若干人始事於其年之春而

訖役於其冬邑人既皆恱喜相與歸德於侯而侯不自居也則謝曰版籍之正田税之均實聖祖舊章明天子盛德藩府大官之令爾諸父老之勤也吾何力之有哉雖然吾與若等所以救其弊於今日者非易易也異時或有兼并之徒惡其害已而去籍焉則不得善其後矣亦圖所以維持而勿壞使吾民永有頼乎乃謀伐石使來請記予於是深有感焉夫仁政之不行久矣昔朱子之守漳州也嘗欲推行經界以惠貧民時當道者惑於

浮議迄不果行有志之士至今為憾則為後世之吏欲行其志不亦難乎今侯褎田於東陽雖未能為古經界而有經界之遺意焉可謂善學朱子者矣而獲乎上下莫或撓之則其時之所遭又有過於彼者豈非幸歟孰謂吏於今者不得行其志哉然以朱子之不得為者侯既為之則其所已為若水利若社倉若義役皆仁政之宜於今者亦豈不欲次第為之乎吾見人之蒙其澤者未可既也爾邑之父兄尚亦相與勉焉以贊其成哉若

其維持而勿壞則後之人必有任其責者而區區不腆之言豈足以為永久之托姑用叙其歲月使來者尚有考焉侯名槫字闕起家進士而為是邑方以治行聞於時云其執役者之名氏與其鄉田土多寡税糧輕重之數則列之碑陰

衢州府重修儒學記

衢故姑蔑之墟自唐天寶始為郡宋慶歷始有學其山川所鍾毓與人疊出後先相望若清獻之勲業逸平之道

德尤表表者非興學之効哉宋社既屋學燬於兵至元丁亥教授徐夢龍闢榛莽易瓦礫而宫牆之時則蛟峯方公實爲之記繼而郡之賢長貳襲有興作日新月盛具於鄭鳴鳳洪焱祖孔思清鄭汝厚之記者可攷也我國家稽古右文時勑所司修明學政正統初同知張侯琛始作禮殿而堂廡齋舍之屬則知府王侯高唐侯愉相踵成之書其事者郡人刑部尚書郎吴君錫也自時厥後繕治不時日就摧圮乃成化辛丑清源李侯汝嘉

以尚書户部郎官來守是邦下車廟謁顧而歎曰失今弗圖後必甚費是棄前人之功而大厲吾民也適部使者李某奉璽書來董學政亦謂侯宜有以起其廢者於是經斯營斯具材興工易腐以堅闢隘而敞自殿而堂而門廡而齋序各因其舊而修之若師弟子藏修燕息之室廬若賓射觀德之亭圃以及庫廚倉廪養牲之所咸撤其故而一新之其外則崇墉深池廣入門之塗樹育賢成俊二坊以壯其觀巍然煥然既完且美又以四

齋之名舊無倫序而更之曰志道曰據德曰依仁曰游藝以示教焉其爲諸侯之學以布宣明天子之文命者於是爲稱肇事於癸卯春二月而訖工於乙巳之冬凡爲屋大小若干楹土木瓦石匠傭之資縻白金若干兩用人力若干工事集而費不奢役興而民不擾皆侯規畫有方所致相其成者則同守何侯通判李侯節推李侯也落成之日教授陳君告于衆曰是役也公不賈官私不病民存前美而不泯塞後費之無經事雖修舊功

倍創始不可無以昭示方來乃具其顛末使諸生留其
余其走余所居山中請書歲月嗚呼今郡縣之政類多
急於簿書期會而教化則未遑也間有事焉不過假興
作以為利飾觀美以要譽而已亦何有於教化哉有如
侯者獨垂意絃歌俎豆間非為利以要譽也謂非賢乎
其為教也取夫子之所謂道德仁藝者名其齋而不牽
於俗學之陋非賢而能之乎是皆可書陳君與二三子
者能弗替侯之功蓋亦念侯之教也哉其志之必於道

據之必於德依之必於仁而後藝之游焉以無愧其所以名齋者則庶幾乎從事於斯而不已焉雖逸平之所傳於程氏者亦將有得而清獻諸公之勳烈特餘事耳尚何科舉利禄之足云哉陳君與二三子其勉之山川如故典刑尚存三衢家傑肯甘為昔人下乎吾知賢侯所以作新而振起之者不為虚文矣異時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必將有續泮水之頌者庸書諸石以俟

路西陳氏復義庄記

先王有大宗小宗之法以收其族而人無不親其親者有百畝五畝之田宅以厚其生而人無不足於衣食者故當其時男有分女有歸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而鰥寡孤獨廢疾者有所養也尚奚以義庄之賙恤為哉夫自宗法廢而親親之恩薄至有漠然相視如塗人者田制壞而生生之道微至有貧不能自存而轉乎溝壑者蓋亦世降俗薄使之然者有仁人君子者弗忍其視如塗人而棄溝中瘠也於是推吾有餘資彼不足

若文正范公之為義田以給宗族之在吳中者則其養之有道恵之有術而有得於古人親親之仁豈非禮之以義起者乎厥後吾婺之東陽路西陳德髙氏聞風而興起焉亦有義庄以仁于其族大要不出文正之矩度而微有損益以適時變其事具於陸放翁之記者可攷也德髙以布衣而能勤勞節約不私所有希當代名公位充禄厚者之所為其亦可謂難矣惜其後世浸以陵遲加之兵燹之餘世異事殊而庄之不屋巳非一日僅

有遺址存焉耳逮德髙之九世從孫平仲讀書好禮雖遺榮弗居而志在澤物謂前人之業弗可久廢爰議修復以充厥宗初庄之田畝以千計今則資非曩時之厚而力有未逮故所割田不能什之一而其弟熙重亦以田來助乃得百餘畝焉初田在塍頭昭福寺之傍者已為他人所有弗可復得則以已田之在北岸者充之去庄二里而近其規約視舊則又加增損焉凡族人之老而無子者幼而孤者婦之寡而守節者以及喪葬婚娶

皆有給而子弟之有志於學者亦助其費其庄之產尚薄不能遍及同姓之疎遠則先其親之近者自九都廵府君而下其餘蓋有待也以平仲之富不逮前人遠甚而欲興廢舉墜於數百歲之下不亦尤難矣乎平仲之經營是庄也割田築室始自辛丑於今五稔乃克就緒而具其事來告予曰願得一言以厲吾後人俾勿壞嗚呼義庄之設德高有文正之心矣義庄之復幸乃祖攸行平仲某以德高之心為心乎親親之心德高以之繼

述之孝平仲以之使為平仲之後者各殫厥心以繼以述則庄何自而壞耶不然則放翁之言為後世之慮者非不深且切也而何救乎是庄之壞哉爾子爾孫尚其念之雖然豈惟君之子孫哉戚戚兄弟莫遠且邇秉彜良心誰獨無之使世之貴富有財力者人懐是心各親其親而至於不獨親其親焉則天下豈有一人之不獲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將不在古而在今日矣斯又予之所樂聞也故為記之

蘭谿縣新遷預備倉記

洪惟我太祖皇帝以亶聰明作元后拯生民塗炭之苦而措諸衽席之安其大造之仁蔑以加矣然猶夙夜憂勤國恤民隱以謂歲不能以無歉民不可以無食爰命所司出官鈔以易穀而儲之鄉社以備凶荒以恤艱阨謂之預備倉其即周人之委積隋唐之義廩宋朱文公社倉之遺意也豈非所謂竭心思而繼以不忍人之政者乎於時蘭谿始有東西南北四鄉之倉視歲豐歉而

斂散之民是以不饑列聖相承建其有極斂福錫民太平無事年穀屢登長民者懈於其職監視弗虔所儲蓄者積而不散往往乾沒於豪猾之手而倉随以壊矣宣正以來歲或不收而生靈嗷嗷無所仰給朝廷始用大臣之議令天下郡縣勸募富人入粟於官以為荒備其輸粟至千石者賜以璽書旌為義民時無錫薛侯理常乃作大倉於縣城之南數里倉嶺之下儲穀以數萬計又謂之義民倉民固有獲其利者夫何歷時滋久奸弊

百出而倉非曩時之舊矣弘治壬子之春崑山王侯倬以才進士兩載劇縣皆著能聲簡自天官來字吾民下車之初歲適大祲民窮無告亟發廩以賑貸之而視其倉屋皆壞漏弗支所儲之穀失亡大半而在庾者又皆陳腐不可食矣侯為之太息流涕訪諸父老咸謂是倉地處幽僻四無民居監臨以政務紛冗弗遑時至而主守之人又皆一二十年弗與更代久而易懈至有死亡逃散而莫之守者其勢易為侵盜又在大河之濱盜者

不勞負擔夜舟滿載而之四方者不知其幾加以水濱卑濕陰潤所蒸在倉而腐者亦有之矣倉儲虧耗職此之由而守倉人役以虧耗責償而破蕩其家者甚衆則是倉雖曰惠民而適以為民害也侯乃歎曰法久而弊生勢所必至不有以變而通之其可久乎乃相地於縣治之東得廢寺焉其土燥剛無卑濕也附城而近監臨可常至也去水而遠盜舟弗能達也在闤闠中十手目之所指視姦宄無所容也將謀改作以袪宿蠧而部使

者少叅韓公行部至焉聞侯之議深以為然乃具其事以白於鎮廵藩臬諸司得報如其請侯於是以義勸富人之堪事授之規畫分其程度俾各以力自占撤其舊以即於新中為廳事廳事之北為廒者三而左右對列亦各為廒者三屋之以間計者凡四十有五其旁餘地又皆可續而廒焉外則周以垣牆皆石其址而覆以瓦幾二百餘丈前後重門以嚴出內而輪奐一新矣是役之興人皆憚勞費而難成然公不費官私不擾民經之

營之在佚一心而義以感人其應如響凡富室之任其役者運材效力如治其私趨事赴工爭先恐後肇始於其年季冬之月而落成於來歳之春子來之政何其易耶守倉之役前此多以鄉民則往來守視非其所便今而易以市人則朝夕不離乎是倉矣先以久無更代則虧耗數多而難於責償今而定為歳一交盤之法則無久役而民不困矣倉雖既成人猶懼其儲蓄之弗廣佚以是歳當重造版籍推割產税而受田之家皆物力富

强者也隨其所收多寡計畝而勸之得白金二千七百餘兩易穀萬有千石自足當前虧損之數而倉儲不虛非復向之名存實亡者矣倉廩既成而儲蓄不虛備荒有具而困窮是賴邑之父老欣然而來告曰我侯涖政之初小試經綸之業不遑他務而汲汲於是倉欲為吾民深長計其所立之卓偉如是豈非推廣我皇祖仁覆天下之心而為政者乎使其進而羽儀天朝上佐天子以經綸天下則其他政之仁大庇吾民者可預推矣吾

儕小人自今其有瘳乎將謀伐石以永其功俾子孫世世勿忘我侯之仁予盍為文以記其歲月某乃作而言曰侯之為政非止一倉之仁而其志亦未嘗以是而自滿也尚奚以書為哉然愚於是竊有感焉是倉之成侯之仁吾民者固至矣若是倉能久而無弊則非所敢知也繼今為政者必有我侯至誠惻怛之心然後可以行是倉之仁又必有我侯達權通變發奸擿伏之才然後可以祛是倉之弊而全是倉之仁後之君子其念之哉

必切切焉視饑猶已亦以俟之心為心焉使是倉之仁久而弗壞則吾民之蒙其惠者容有既乎故為執筆而不辭

嘉樹亭記

浙憲使無錫邵先生國賢書謂其曰實之先自髙曾諸大父而下曁先君子世為邑之開原鄉稅長而廉靜一德嘗儲千畝之入以充公家雜役之需其賦民惟正之供未嘗過取一文誦其德至今不忘故有涖事之室一

區在城西倉北水次歲久荒圮已屬他姓其牆外有椐木數株得其地者每曰此邵氏之樹也至虛其地而不忍伐焉寶過感之將為亭其間以志先德君子為題曰嘉樹之亭少師西涯李公既篆其牓矣予盍為我記之其辭不獲命乃僭為之言曰昔韓宣子聘魯宴於季氏見有嘉樹而譽之季武子曰宿敢不封植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此嘉樹之名所由始也今邵氏之樹自其鄉人視之勿翦勿敗固即以為召伯之甘棠不但如

季孫之口誦其詩矣非世德在人能若是乎若其前人之所樹不于他木而獨以椐焉夫豈無所取義乎宋王晉公嘗手植三槐于庭而期其子孫必為三公以槐為三公所位也況椐之為木詠於周雅可以扶老而為杖者不猶賢人君子之德足以扶植名教為邦家之所倚仗乎其所以期望後人者又非止於三槐之名位矣蘇文忠公稱仁者必有後而謂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則今日先生之業寧不與椐而俱萌耶先生其尚益加培植

以大副先人之志罔俾王氏之槐專美於前視彼李氏之嘉樹而歸德於他人者何可同日而語哉

浙南公館記

古之聖人善推所為而一視同仁非惟田里熙熙無愁歎聲而行道之人亦無不被其澤故十里有廬三十里有路室而五十里又有候館宿息井樹無不具焉天下之旅所以悦出其途也春秋之世晉人崇大諸侯之館而賓至如歸子産所以美文公之伯而陳之司里不授

館羈旅無所寓單襄公知其必亡則王政興廢其所係
固不輕矣今天下郡縣視其道里遠近縱橫經緯皆有
驛舍以待往來非即先王無忘賓旅之意乎江浙天下
首藩而錢塘為東南都會之地鎮巡藩臬諸司之治所
皆在焉凡朝廷之達官貴臣與四方之賓旅夷酋飛龘
奔軺旁午而至將迎之不暇由錢塘而南以達富陽舊
惟置驛江滸泛舟下上固不甚勞然以風濤不時之變
而顛覆是虞故行者往往舍舟登陸而浙會二驛相距

七十餘里沿水涯越山阜路多崎嶮卒遇風雨暴至潮汐漲壅趦趄無所雖部使者行屬亦不免假爨僧舍而湫隘弗堪人以為病乃弘治丙辰浙藩叅議衡山吴公始欲作室中道以息勞瘁以避風雨而急於民瘼未暇也今年春復偕廵按侍御鄧公行部過之遂申前議侍御深以為然關白諸司悉叶厥謀乃卜宅錢塘富陽二邑之交得定山之南面勢清曠風景爽塏二驛至是道路均焉爰命錢富暨仁和各出公帑之羸市材購工以

營候館中為之堂旁列廊序後為退室從以庖湢前設門屏繚以周垣扁曰浙南公館規制周正不陋不華奕奕乎停驂駐節之所式稱大藩之體矣經始於四月而訖工於九月凡為屋大小若干楹縻白金若干兩董其事者錢塘令吳君道也既竣事而公以書來俾某識其歲月竊惟公與侍御諸公並以名世之賢膺方嶽之寄不忍人之疲於遠途無所安息而修舉周官路室候館之政其用心仁矣充是心焉則凡周官仁政有宜於今

者夫豈不欲次第而爲之乎又況是館之設在藩近郊諸公涖政之暇來游來觀于以省耕斂而行補助于以察民俗而施教化或有事而圖可否爲裨諶之謀野而獲焉則其爲益奚止於息行道之勞而已耶吾見浙人之蒙其休澤未可既也异時輿誦有作安知是館之不爲甘棠乎視彼民隱之不恤王澤之不宣而汲汲乎飾廚傳事過客以取名譽者惡可同日語哉故爲書之以示後人俾勿替是道焉

蘭谿縣重修大成廟記

蘭谿為婺望縣其山有紫巖之秀水泛瀫波之紋最為奇勝而清淑所鍾英賢輩出有一鄉三八行者有一里兩賢良者有一門五高者其他以經術政事文學死義名者後先相望而仁山先生講道著書為朱學世嫡居四賢之列尤為可稱謂非師友淵源之懿國家作養之功能若是乎其邑之廟祀先聖雖肇自有唐而即廟建學則始宋崇寧至紹興已未而知縣柴紱重建之及咸

淳庚午而知縣薛至又撤而新之既自為文以紀其成矣有元至治之初知州瓜爾佳珠爾噶圖病其卑陋弗稱王居始大其規而改作焉功未就而去崔雲翼嗣成之而先正禮部吳公師道為之記迨于聖朝稽古右文興學育材在永樂中則知縣宋哲作之趙克寛繼之而廟學嘗一新矣曁天順後則知縣王魯縣丞陳瓚始之唐韶蘇琰終之而廟學又再新焉然雖曰新之而僅取苟完弗克遠圖至於昨歲乙亥之春三月乙丑之夕風雨

大作忽聞廟中有聲異常及明視之則見其東北隅棟梁節棁悉皆崩壞獨宣聖廟像儼然如故得非天所祐乎時邑之令丞缺員而郡倅趙侯天定來掌邑事欲行改作而官帑久虛又惟荒歉弗忍勞民乃具其事聞於上而亟參其僉憲其命以廢官局之閑地貨鬻於民得白金若干鎰因以市材購工經斯營斯用良易朽以壯代橈其上之覆板不堪漏濕下之土牆難禦風雨則皆以甓為之務為經久之規而侯之視是役也日省月試

衆心樂趨不日而竣事矣但其財用未周而兩廡尚有待焉已而海虞錢侯烔來為邑宰欲纘其緒而未有所處適侍御吴公奉璽書清理戎籍按行至邑具以告焉公遂以所罰贖刑白金若干鎰來助其成侯與邑簿陳侯其同寅協恭以事其事凡選材用覓及朝暮督視一如趙侯之為諸所營治皆鑒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壊其祭器有缺陳侯又加以俸金而範銅為簠簋籩豆爵斝若干事以備釋奠之用焉工既落成而主教事髙

君楷與諸生某等來告於某曰吾邑文廟毀而復新賴有侍御與藩憲諸公主議於上以足其財用茍非趙侯致力於始而錢侯續之於終何以成其能乎願丐一言以章之且因以啟其學者也予謂廟學之設將以隆化善俗非直為觀美也今吾邦上下諸公協心以為是舉豈非善於為政而急先務者乎若欲啓其學者則前有薛侯之記以為必有樂道者出望人以希顏子後有吳公之文以為博厚高明可以自致又教人為中庸至誠

之學也二公之言所以勉進後學者美矣至矣其顔何人而敢續貂其後乎高君又謂二公之言雖皆至論然引而未發學者莫知所以用力幸為發其藴也某乃作而言曰欲希顔子之學必從事於博文約禮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庶幾可以有得欲造乎博厚高明之域必致力於明善誠身至於誠之不息而久且徵焉然後可以馴致俗儒記誦詞章之習烏足與語此哉士誠有志於是焉則小可以度越前人大可以希賢希聖而不

負諸公興學作人之盛心矣茍徒用弄筆墨以徼利達則昔人所謂二三子之羞者吾不敢以瀆告也吾邑之士勉乎哉

浦江縣遷建廟學記

婺為東南文獻之邦其屬邑浦江故有先聖廟在縣治西南後徙縣南宋崇寧中始即廟建學迨今四百餘年廟學屢經遷易邑之賢令佐有事於修建重修遷建者不知若干人矣而相宅之卜猶未塈食乃正德辛未崑

山李君惟貞以進士乙科來署教事顧視殿堂敝漏懼無以庇俎豆而學舍荒僻蟄濕弗堪居業且隣於浮屠恐壞士習欲謀遷改費無從出告于縣令毘陵鄒侯覲亦以為役鉅用殷未宜輕舉李君乃出捐學中公用白金四十兩送縣以為之倡鄒侯因遂節縮公費之餘措置百物之需以給其用而邑之一二富室之好義者間亦薄有助焉乃以甲戌之冬市材購工始事興作而未得吉地詢諸父老咸謂城隍廟在縣南一里許負華山

而面秀峯左龍沙而右西溪形勝最佳宜徙廟學於其所而以廟學為城隍廟焉人謀既定龜筮協從鄒侯周視諸室故材惟前令虞侯坤所創尊經閣規制宏偉梁棟尚新遂撤取而修改之以為文廟若明倫堂若教諭官舍皆遷其舊而朽蠹者易之毁敗者補之無異於新作者焉未幾而鄒侯有召命事以中輟又明年而晉江郭侯楠以名進士來為是邑視學之日惟見殿堂始成餘皆未備大以為缺典而涖官之初未有所處亦行節

縮措置漸次經營自戟門而兩廡而兩齋以及鄉賢名宦之祠與訓道官舍一皆徙舊益新而成之亦若鄒侯之為至於櫺星儒林二門諸生號舍以及黝堊丹漆之華塗道垣墉之作泮池之鑿又皆郭侯之所增創者也夫然後規模軒豁氣象顯嚴䠞䠞翼翼巍然奐然式稱其為泮宫矣而贊成其事者邑之丞簿董侯瓛李侯昶暨學之訓導陳君潔李君文安也工既落成李君又與諸生趙珊朱瓔來告於予曰吾邑廟學之遷鄒侯肇其

始而郭侯成其終始者固不易而終者為尤難況其同
心合德如出一人雖興大役而上不費官下不厲民尤
為可稱視彼假興作以謀利飾觀美以要譽者萬不侔
矣是不可以無述也幸為之記以永其勞且因以教其
學者使有所興起焉予謝以耄荒不文不足辱命而李
君之請益堅不能卒辭竊聞浦陽山水奇勝清淑所鍾
篤生英彦後先相望在前代時有以忠義孝友名者有
以政事文學稱者而擢進士第至三十五人具于宋濳

溪人物志者彬彬也下至鄉閭之間惇行雍睦累世同居門以義稱山林之下崇尚節義不臣二姓甘老肥遯皆他邦所罕有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何如哉夫何近世以來士風不競前輩徽音莫之或嗣良可慨歎山川如昨風氣猶存而古今人之不相及乃爾者得非政教未舉無以振起而作新之也耶令賢邦侯慨然以興學為務以昔之卜宅未吉今既改卜而遷之以昔之湫陋弗稱而更創以新之其加意於吾士者厚矣況當衆心

思奮之時乃文運復興之兆爾邑之子弟游於是者瞻
聖賢之儀容誦聖賢之典訓必將感發興起因廟學之
新而思所以新其德因廟學之遷而思所以遷其善早
夜孜孜進修不懈德之新也必如盤銘所言而新之又
新使德全於已善之遷也必如益象所示而見之必遷
使善備於身則小可以匹休於鄉之先正大可以尚友
於古之聖賢而決科登第乃餘事耳豈非爾多士之克
廣德心而無負於所教者乎誠若是焉則浦陽廟學不

為徒遷而徒新矣邑之人士勉乎哉

金華縣修學記

金華附郭為邑故有學在邑治東一里許元泰定丁卯始遷今所國初辛丑暨永樂甲辰再燬于火賢守令相繼有作具於舊記可攷也迨今又九十年矣歲久弗治屋老欲壓間有修者亦不過支傾補漏耳正德己巳王山李侯玘以進士來為是邑謁廟視學喟然太息切有志焉而雨值艱歲費無所出乃銖積公用之餘至於壬

申之春始克興事其文廟若西廡若兩齋事在得已則易其朽敗新其漫漶而增飾之惟東廡及講堂頽圮尤甚乃重作焉堂東西各為廨舍以居其師齋後則為米廩以食其士又於堂後建閣以藏經籍其下為棲士之室而四圍有廂且濬渠引流於其前以絶囂塵而來清泚因名其閣曰清源使諸生講肄之餘於是而玩適焉凡為屋大小若干楹皆整然完美其規制雖若卑隘而氣象亦甚顯嚴且公不費官私不病民可謂善興作者

侯於政暇亦時至學與諸生討論經義商確古今視其所業而勸相程篤落成之日學之長教何君其司訓洪君其汪君其相謂曰侯之幸教吾士者至矣不可無以垂示將來乃以書具其事使諸生陳其謁予為記且曰願有以啓其學者俾無負於侯之教也予以耄荒不文屢謝不能而請益勤不獲卒辭竊聞朱子論古之學者為巳今之學者為人以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所係教者不可不審斯言至矣今觀侯之為政奉

法勤職行所無事不為容悅以求獲乎上雖或見嗔而不屑意其邑雖設廟學而國家命祀所不及監司部使臨視所不至前政往往以為非務之急漫不加意俟獨謂庠序為教化本源在我職所當為豈計上官之臨與不臨也哉夙夜孜孜興學教人無一毫務外為人之私則其以身為教固得其道矣其濬源於學而榜以清源非徒有取於水盖欲士之清其心源而後可以修身而致用也然欲清之其道何由老氏有云天得一以清則

天之源清矣而水生於天一故其源無不清也况乎士君子之生同禀天德之清明為性其源又豈有不清者乎天清或昏於雲霧必有風日散之以全其清水清或汚於塵土必有淵潭澄之以還其清人或氣拘欲蔽而失其清也非由學問之功又何以滌邪穢融渣滓而復其清乎國家之建學立師以為教者無非欲人各復其清而學之為已為人則又清濁之所由分此侯之所以惓惓也金華在昔碩儒名公彬彬輩出號小鄒魯道學

若東萊兄弟與何王許諸賢其著述傳於後世學行氣節若潘𥡴成勲業若鄭忠愍讜言善政若王莊敏煥章兄弟若王忠簡端明父子皆聲實卓乎當世非其學之為已而清明在躬者能若是乎先正既作於前俟復以身為教邑人士子來游於是者因其作新之機勵其景行之志奮然從事於為已之學博文而約之以禮明善以誠之於身不狥名不競利則其源清矣由是而深造自得若源泉之混混以放乎四海不蹈於溝澮盈涸之

恥則可以立德立功立言而垂不朽使先正之彬彬輩出者氣脉於是乎益昌而天下國家將有賴焉則是學不為徒修矣如或實行不修而以青紫為志記誦為習剽竊雕篆為文曲學阿世則是為人而已其源既濁末流何所不至彼雖文擢大魁位登元輔亦與草木同腐耳寧不有負于侯之所教也耶邑之人士其念之哉

金華府重建憲司澄清堂記

金華為浙東劇郡元大德中嘗即故郡治建肅政廉訪

司以監治七郡聖朝因以是司為廵按御史及臬司重臣分廵出政之所其地後枕岡阜前雄麗譙而堂寢崇大廊廡宏敞重門深邃俗稱大司以其壯麗翬飛甲于諸郡也其聽政之堂曰澄清作於至治癸亥而燕處之堂曰一公作於元統乙亥逮今歳久屋老風雨薄蝕一公雖尚可支澄清則梁欹棟撓凜若巖牆前政往往以役鉅費殷因循未果為乃正德壬申涪陵劉公以前司諫來知府事顧視太息欲有事焉會隣壤用武周旋兵

閭亦未遑也又明年甲戌政成惠流度其可為乃以興
作事聞於上官又皆慮其勞費未之諾焉公獨以身任
之市材鳩工輦石陶瓦於澄清則撤而新之高仍其舊
使與一公相稱深若廣各縮焉以節其費凡為堂六楹
東西廊廡各若干楹建重門于露臺南縮其深若干丈
以便傳呼而以故重門為外門扁曰浙東第一臺以懸
條章示告戒焉於澄清之後一公之前左右為二序以
備庖湢以處廝役一公未甚敝則補其闕正其欹易其

朽腐起其陷缺而增飾其漫漶者不改舊觀而堅固有加又於外門左右各設官廳二所左廳以處郡寮之候謁者其南則爲清戎者涖政之所右廳以處武職之稟節制者而其南又爲縣官供事之所焉凡所以事上而逮下者纖悉畢具巨細咸宜可謂完而美矣事既竣二守張侯通守趙侯節推姜侯咸謂前守之更代者衆矣其於是司豈皆以傳舍視之哉非憚勞則避嫌耳不知釋今不治而馴至大壞則異時之勞費將倍蓰於今日

矣公爲是役經始於甲戌之冬落成於乙亥之春假子來之力爲日若干彈匠事之技爲工又若干而所用竹木瓦甓鐵石丹漆之費與夫飲食百用之需稱事旌能之賞爲錢幾萬緡皆節縮郡中數年公用爲之上不費官下不擾民固非克己者不能而籌度區畫於未爲之先調度程督於既爲之際務欲存前人之美省後日之費其心勞其力勤其慮周其所以爲斯民計者仁且遠矣不可無以埀示方來乃以書具其事俾㫝識其歲月

竊惟堂以澄清名盖取范孟博攬轡故事而云然也凡居是堂者必皆天下之英才司天子之耳目其按行列郡所以代天子之時廵者也茍非孟博其人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者豈宜膺是任居是堂哉然有其志必有其政如周小宰六廉之弊漢剌史六條之按唐陸贄所謂五術八計者皆所謂澄清之政也居是堂而行是政以覼民風察吏治焉必能激揚㵱最洗宼澤物使政清於上而黷貨殃民者無所容俗清於下而凌弱暴寡者

無所遁斯足以稱厥居矣其或怙勢作威以沽名玩法
頋忌而保禄吏弊滿前而不糾民寃載路而不理寧不
有忝於是堂之居也耶今劉公營是堂雖上官所不欲
為而必為之者豈直為觀美哉亦豈徒以省後費而已
哉盖亦有志於澄清焉耳夫以繡斧之貴監司之尊而
居老屋之下則無以安其身而亟欲去之雖有澄清之
政亦不暇為矣故必崇大所館使至者如歸而安處於
是庶得從容相與講求民瘼以肅清郡政則不惟民受

大惠已亦得以匡正缺失增益其所未至此其公而無我之心亦子產不毀鄉校之仁也嗚呼休哉故書以告後之君子公名莅字惟馨起家進士拜户科給事中以忠義自許抗言時政排斥權倖奏章一出四方傳誦天下想望其澄清爲逆瑾所忌去官而家食者數年矣今起守吾郡其爲政急大體重風教不屑屑於細務云

詩

五七言絶句

題白頭翁

底事頭成白何為志集枯覽輝甘寂寞不羡上林烏

院庭新様小戰車偶觀有作

廟堂決策靜邊塵巧作戎車様製新莫道只知俎豆事胸中甲兵是何人

漢破匈奴出武剛晉平羌虜用偏廂車攻原是先王製定許收功復舊疆

題介軒詩卷二首為賀克恭作

半點緇塵不肯容古來卓行許追踪東風門巷多桃李雪後徂徠一樹松
平生高誼薄秋空柔舌那能與世同柳下英風寥落久誰將一羽視三公

送客一之歸廣東二首名貫陳白沙門人

洙泗門庭海樣寛望洋休歎問津難直從伊洛源頭去鼓棹中流任往還
點瑟顏瓢萬古心箇中真境要追尋紫陽去後行人少

門巷蕭條草色深

送同年謝元吉致政歸耒陽二首

醒却邯鄲炊黍夢便尋湘水釣魚船詩人莫訝休官早還落文山後一年

曽因立仗難緘口苦為求芻又乞身貧病獨憐歸未得送君重憶故鄉蓴

烟溪義渡四首

立馬沙頭欲問津浣君一葉策竒勲一時義在烟溪上

千古名芳太史文

塵暗長途水拍堤行逢義士在烟溪殷勤為濟蘆中客莫愛官封楚執圭

濟巨平生每自期歙南聊作小施為莫吟幽草黄鸝句未是春潮雨急時

楫擊中流慼有志舟横野渡豈無能獨憐亭長烏江上不及滹沱一寸冰

次吾景端韻二首

行年已度知非日學易應思補過時珍重故人相問訊

韋編三絕是心期

阜比擁處樂何如春滿庭前草不除他日相從問無極

文山風月未應虛

陳處士南園詩卷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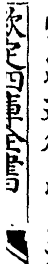
高卧丘園歲月賒閒將抱甕作生涯悠然得道忘機處

笑看紛紛兩角蝸

肉食無緣藿自安畦蔬聊欲媚春盤葵傷應有終年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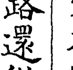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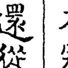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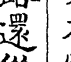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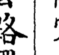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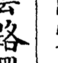







芹獻難忘一寸丹

雲津書院詩卷三首 爲金華教諭劉敬作

昔人黄巻青燈處滄海桑田幾變更獨有龍洲洲上水
東流還作誦絃聲

華構淪亡幾百年雲津風月故依然天留嘉定文章在
應把貽謀啟後賢

前宋衣冠迹已陳芳洲勝槩屬何人賢孫今紹箕裘業
雲路還從此問津

挽葉侍郎盛二首

華國文章老更奇康時才業未全施空餘歐范平生志不見功名上鼎彛

金鏡朝端方委重玉樓天上更傳宣迂生不識平津閣因誦遺文亦泫然

夜坐得句寄示弟姪 癸亥冬在南雍作兆嘉山先府君塋也

秋初一别又冬殘欲寫家書意萬端最是白頭千里外時時夢到兆嘉山

次韻題萍實橋二首

汝墳江漢古名邦曾見周南化日長麟趾騶虞渾忘却

謾誇萍實瑞昭王

橋名萍實表南邦謡語流傳歳月長書社不封千載恨

空將伯業望君王

五七言律詩

遊牛首山和沈仲律韻三首 南雍作

乘興來山寺清樽共解顔院深春晝永香裊午風閑短

屐行應遍危欄倦亦攀白雲飛不定何處是鄉關

又

登臨長敗興塵世幾開顏償却三年債都來半日閒山泉寒可汲石磴絶難攀半榻能分我看書晝掩關

又

丘壑真吾分簪纓是强顔無才堪世用多病愛身閒猿鶴驚相逐松蘿鬱可攀哦詩歸路晚乘月度重關

送張都憲瑄用陳公甫韻二首

萬里無諸國甸宣僅一年稻收千澮雨榕翳幾村烟保障多新政規模總昔賢設施嗟未究赤舄又言旋

又

二南風不作道喪幾千年行葦荒秋雨甘棠老暮烟繼周遭聖哲分陜況才賢好試經綸手乾坤一轉旋

登科

太平天子御金鑾奎宿光芒午夜寒漢代文章推董賈唐家科第屬歐韓龍門浪暖成頭角雁塔風高快羽翰

雖是看花年尚少莫將温飽問儒冠

瓊林賜宴

風雲千載遇重華賜宴瓊林寵渥賒丹桂廣寒非月窟紫烟蓬島是天家食分綾餅堆紅玉酒出黄封瀉絳霞見説金明池上事有人聞喜不簪花

早朝

未央鐘動曙光生隱隱初聞柳外鶯風静御爐香篆細日高斧扆衮衣明蝎頭陛擁黄麾仗豹尾班聯白玉珩

最喜君王勤庶政蒼蠅聲裏問雞鳴

禁中聞鶯

禁苑花深晝漏遲鶯聲遥在萬年枝不隨舞袖歌金谷
却伴仙韶奏玉墀長信夢回欹枕處瑣闈吟罷倚欄時
東風空費如簧舌不道明廷有鳳儀

王孟端畫竹

此君一别已經年今日披圖不厭看風度只疑揺翠佩
月明應想下青鸞肯隨羣卉爭春色直伴孤松老歳寒

珍重鳳凰池上客盡將清節付毫端

圃東新井

鑿井深深傍玉堂石根流沁一泓涼氷壺夜浸秋蟾濕雲液晴涵甘醴香苔蘚未生侵玉甃桐陰初長拂銀床寒泉可汲應須汲莫使行人為斷腸

秋日感興

昨夜西風襲縕袍壯懷落落興飄飄全才人物思韓范雜伯功名陋管蕭闊闊萬言陳國論沙場百戰滅天驕

前修未遠斯文在九辯何須賦寂寥

送楊總兵征西

山西名將好男兒報國丹心一劒知貔虎銜枚嚴號令犬羊寒膽避旌旗九重雨露朝承詔八陣風雲夜出奇此去西羌應坐困功臣充國早班師

移菊

白玉堂前種紫薇菊花閒落在東籬為憐秋後香偏好故向春前手自移冉冉旋添承露葉亭亭先長傲霜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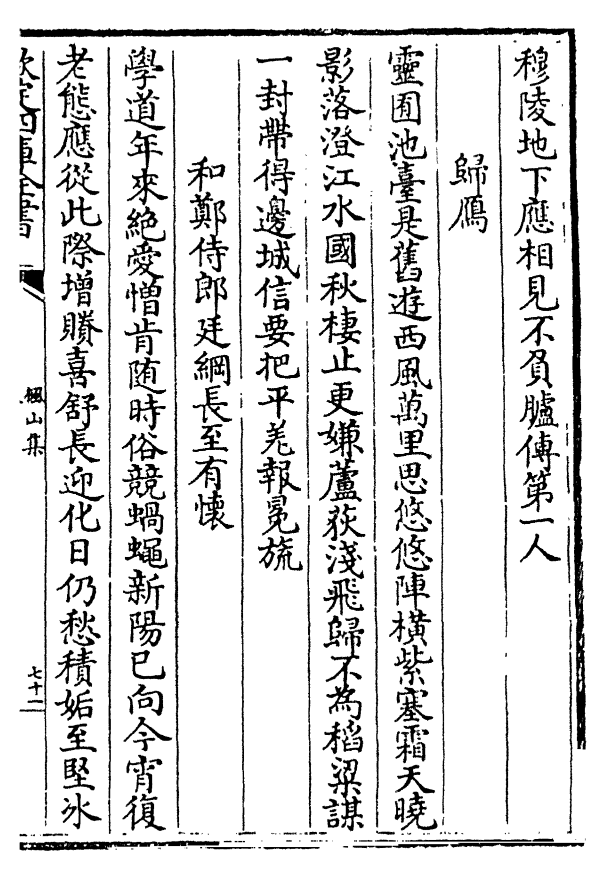
樂天只愛黃昏伴一種幽香恐未知

送謝守之無為州 其父先守是州其弟為庶吉士

東風躍馬錦溪傍重榜而翁太守章騎竹兒迎新皂蓋愛棠人說舊黃堂野田雨秀雙岐麥燕寢春凝一篆香難弟正紬金匱史要看喬梓共循良

謁文丞相祠

元宋興亡迹已陳忠臣祠宇尚如新夕陽古樹烟猶暝夜雨荒堦草自春慷慨六歌空灑淚間關百戰竟捐身



穆陵地下應相見不負臚傳第一人

歸鴈

靈囿池臺是舊遊西風萬里思悠悠陣橫紫塞霜天曉影落澄江水國秋棲止更嫌蘆荻淺飛歸不為稻粱謀一封帶得邊城信要把平羌報冕旒

和鄭侍郎廷綱長至有懷

學道年來絶愛憎肯隨時俗競蝸蠅新陽已向今宵復老態應從此際增賸喜舒長迎化日仍愁積姤至堅冰

衰遲只合居林下重沐君恩報豈能

和鄭廷綱除夕感懷

滿城簫鼓樂無央共說明朝是孟陽却笑流年成老大詎堪隨衆廁班行厭聞爆竹除殘歲謾對梅花憶故鄉何日得償林下願簿書鞅掌任渠忙

送林亨大以太宰考績 分韻得東誰字

鸞聲旂湑忽匆匆元宰書勞覲合宮曾見昌言天動色還期大義日當空賸栽桃李居門下多貯參苓在篋中

老我依劉心正切不堪回首各西東

又

三十餘年別故知重來京國話心期喜看大畜亨衢日正是清朝景運時身際風雲歸北闕志先霖雨活南畿武丁舊學甘盤在說命勲庸更屬誰

送韓司馬文赴北為大司徒

杏園花下昔同遊南國相逢已白頭樞務賢勞輿望協板曹新任主恩優一分須用寛民力九式還應為國謀

此别何時重執手不堪凝睇李曆舟

送馬侍郎廷用考績

詞苑容臺久擅名東風奏績上宸京浪花滚滚催行色烟柳絲絲繫别情粉署郎君思侍教木天仙侣喜尋盟好將胸次經綸策宣室從容啓聖明

送吳學士儼考績

玉堂學士舊宫臣器業文章更絶倫衮補合陪黄閣老錦歸先慰白頭親禁庭花柳關心久客路江楓得句新

宣室從容應訪問豳風無逸好敷陳

送大司憲張公敷華還朝考績

三十年前賢部使又來都下得相親憩棠南國民謡在横梃中臺吏喏頻龍衮體元新大化豸冠述職際昌辰這回司馬休歸洛四海蒼生望秉鈞

送程參議考滿

伊昔仇鸞棲枳日鳳毛年少最風流别來四紀猶青眼到得重逢愧白頭粉署久勞明殿最銀臺今復著材猷

東風奏績朝天去三接行膺寵數優

送太常李少卿赴史館

聖德神功夐絶倫纂修開局命儒臣龍頭望重三朝舊麟筆書成一代新待漏鳴珂金殿曉垂簾揮翰玉堂春好將斧扆酬天地揚厲光休啓後人

送王司馬致仕還鄉

材猷勲烈重當朝抗疏辭榮重莫招曉日都門開祖帳輕風江渚泛歸橈魏公晚節吟秋圃裴老閑情寄午橋

可是太平無一事角巾私第得逍遥

送大理汪少卿宗器還朝

丹詔催歸九棘班桂花香裏泛樓船罰輕犯蹕追先哲望重埋輪記昔年爭看上書規走馬未須把酒詫登山日邊故舊如相問衰病惟應卧輞川

送姪極之梧州通判任

阿咸謫倅蒼梧郡骨肉相看悵别離皓首稀年吾老矣脩途六月子何之須防馬援遭薏苡且學東坡啖荔枝

到手功名當努力瀧岡猶待樹封碑

懷古

篝燈夜坐讀書臺懷古令人不寐來世遠唐虞文未喪俗經秦漢事堪哀周公禮樂真王佐管氏功名只伯才千古是非昭簡册豈容踪跡共塵埃

出京和莊孔易韻

夕陽道路風塵暗明月孤村草樹稠郭隗臺前無逐客蕭家林下有行舟音書斷絶家何在踪跡飄零水共流

此地經過多少事今年不似昔年遊

五七言長篇

止賜酒

君王念儒臣眷養良獨厚解帶食天厨日賜黄封酒飲食貴有節適時乃无咎昨詔酒云止曰兹炎暑候豈惜麴蘖費狂藥恐作疢周書戒崇飲聖誥垂不朽嗟彼八達徒沉酗良作醜寧為攝生謀不問中聖否皇恩浩如天欲報慙何有

本院南新闢三圃

聖門學爲圃人皆陋樊遲借問玉堂客築圃將奚爲儒冠安淡薄志不圖甘肥苦硬根可咬酸虀味可知在貴不忘儉藿食固所宜大哉君子心所存應在兹苟能充此志堪作和羮資試我鹽梅功濟彼閭閻饑孰云謀生計日夕勤敷菑不有公儀休拔棄園中葵

送白沙先生陳公甫 南都作

洙泗逈且深伊洛浩不息建溪一以逝末流日湮塞浙

水泛功利西江浸虛寂寥寥宇宙間何人踐斯域陵夷二百年儒術轉乖僻爭先取青紫明經竟何益有美羅浮仙遺編自探索章甫非我心鏗然只鳴瑟尚友千載人充然如有得禮樂古三王删修今六籍墜緒何茫茫仰鑽各致力回瀾障百川屹立中流石任重道路長行行慎無斁斯文諒有在前修未應没何當謝塵紛雲山隨杖舄共對梅花春細扣先天易

送春

黄鸝啼老緑楊樹萋萋草满王孫路落紅無數點蒼苔

九十春光倏將暮東君何事駕言回典衣且盡花前盃

殷勤相送共一醉後會又是明年來別離不用傷懷抱

四時代序天之道君不見功成名遂便拂衣漢家疏傅

辭榮早

賜粽

細葛香羅試新暑太平時節逢重午五兵辟盡百邪消

不用叙符懸艾虎九重天上宴芳辰菖蒲香泛宮壺春

青青孫葉包金黍玉盆滿貯頒羣臣小臣何幸遭明主

承恩共醉薰風裏願題宫帖獻新詩納忠竊效歐陽子

賜扇

祝融南來司火令大地欝蒸如坐甑蓬萊宫中夏日長

南薰有歌思解愠尚方新造宫扇成削玉裁雲形製精

内侍傳宣賜卿士一揮頓覺炎塵清曾公詩句平生志

願與君王除酷吏安得牧守皆循良遠播仁風慰黎庶

送撫寧侯朱永北征

單于獵騎驚雲中羽書夜入甘泉宮君王撫髀思頗牧將軍勇略千人雄去年征南聞凱奏侯印腰間大如斗今年北征初受脤劒鋒擬斫樓蘭首鐵馬橫行塞草春陰山瀚海無烟塵歸來看取麒麟閣漢家衛霍何其人

挽張都憲敷華母姚節婦

良人早戴金豸冠致身事主遭時艱邊人內犯烽烟起從征一去不復還偉矣閨中未亡人固窮志節金石堅孤燈寒幌矢靡他柏舟再續三百篇劬劬夙夜撫遺孤

箕裘舊業期有傳中丞位望光前烈幾經斷織丸熊連
鏡鸞孤飛四十年官原宿草迷寒烟歸去九泉重執手
此生端不負所天嗚呼夫死國兮婦死夫忠貞兩全誰
與俱銘章昭垂千百載燕許大筆春秋書

太學釋菜古詩

皇明右文治閭巷興膠庠橋門集多士冠佩紛蹌蹌少
窺夫子宮巍巍數仞牆仰鑽靡所得矻矻窮十霜剽竊
糟粕餘乘時幸飛翔釋褐謁堦墀對越儼洋洋采蘋薦

溪毛執爵濯椒觴百拜舉彝典報本那可忘平生迂腐心峩冠講虞唐曰兹筮仕初矢心思激昂金石勵名節忠孝恒自將期不負明訓允以酬君王

賦

中秋賞月賦 丙戌内閣考試

素昊司時蓐收行政日道西陸斗回酉柄大火下於坤維虛宿中乎離正掃赤熚之煩酷布金行之清靜豆雨飽兮初歇梧風颯兮漸勁涼露零而金莖香灝氣浮而

玉宇淨燕翩翩以東歸兮雁嘹嘹而南競蟬咽聲以不
鳴兮鷹奮迅而欲橫南呂之律始中西兌之始方盛緊
三五之良宵適平分之秋令暮烟霽而雲容四歛潦水
澄而天光遥映斯時也陰精陽彩坎象懸空西魄已載
東魄未終望舒御兮駕氷輪於海東素娥舞兮調霓裳
於曲中穆穆兮金波有影團團兮玉斧無功寒玉臂兮
清輝皓皓濕雲鬟兮香霧濛濛既委照兮珠簾華屋亦
容光兮甕牖桑蓬普真明而無私兮羌萬里之攸同人

世總清虛之府皇都一蕊珠之宮予於是盍朋簪開賓筵酌清酤調朱絃暢幽懷於寥廓邀勝賞於嬋娟歌坡翁之水調兮唱晁叟之洞仙修歐陽之就事兮賦希逸之佳篇喜美難之兼具樂風景之無邊已而銀河斜漢玉繩低經爽籟發於林外天香散於庭前惜光陰兮易度愛良夜兮無眠羣囂既息衆音並傳幾處樓臺絲管沸兮樂歌舞於芳年誰家門巷砧杵急兮碎窮愁之萬千慨人間之憂樂感天上之缺圓徘徊俯仰不覺為之

太息而凄然客有語予者曰賞心易負美景難留可人
明月屬此清秋今夕之會也追玉堂之勝賞無天柱之
遠遊據床笑傲兮若登武昌之樓咏詩諷誦兮如泛牛
渚之舟騁清談之亹亹浩清興之悠悠人生有幾不樂
何求子獨感慨而惆悵兮殆有類乎宋玉之窮戚而悲
憂予乃喟然歎曰子豈知予者哉予竊怪夫少年之偷
閑兮寧能為時物而解顔吁嗟乎哲人之用心兮固將
視一世以為悲懽月明而無貴貧兮人情見月抑忻戚

之多端有天涯兮遊子家山萬里兮疎問安今茲之夕兮望白雲而倚欄有遠地兮孫臣懷耿耿兮寸丹今茲之夕兮念瓊樓之高寒彼閭閻之饑饉兮十室九空擷草穗兮為糧對明月兮賦鴻鴈而自傷彼邊城之將卒兮胡笳羌笛老征戍於沙場對明月兮指王關為故鄉月照兮深閨有佳人兮愁斷腸邊衣兮未寄盼良人兮天一方月照兮圜扉有縲囚兮悲夜長雖帷羅兮未脫刻木畫地兮那可忘富貴歡會兮貧苦憂思今夕之樂

者幾何人兮而悲窮悼屈者紛其若茲伊苦樂之相忘兮抑亦居之所移蹇予懐之鬱鬱兮良獨有感於斯志先憂而後樂兮謂希文其吾師彼風流之庾謝兮徒曠達其奚爲今九重之仁聖兮憂元元之瘡痍恒宵旰以孜孜兮曾不暇乎樂漢武影娥之池顧書生之竊禄兮一升合皆民脂愧無才以上佐天子而下弔蒼生兮其何心乎樂明月而娛嬉予以予爲悲秋之騷客兮其不淺之爲小丈夫也耶嗚呼噫嘻客聞予言亦悚然若驚

焦然而弗寧遂相與舉盃酹月稽首乞靈願國家隆唐虞之治使斯人為堯舜之氓老安少懷兮各得其所遠來近悅兮咸遂其生囹圄空兮永期有司之不犯兵甲洗兮寧夜有苗之徂征家家見月兮有忻然之色人人對景兮無歎息之聲豈若唐人聯句而專長日之樂殆猶虞氏鼓琴而公解愠之情則吾與子非特誇今夕一時之樂事且將祝皇明萬世之太平

賛

韓魏公贊 内苑作

昔宋昭陵有臣魏國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允武允文有才有德入司諫垣闕補衮職出司邊寄膽寒西賊執政三朝惟公是式定策受遺手扶紅日天下晏然泰山磐石身係安危國同休戚豐功盛烈鼎彝是勒於千萬年有赫奕奕

許冢宰像贊

孕嵩高之秀鍾河洛之英氣剛以直質粹而清始薦名

於鄉榜仍賜第於大廷内司言責則正色直詞著張桓之威望外贊兵機則運籌制勝樹韓范之勲名任司馬而裨廟謨於帷幄位冡卿而付公論於銓衡以道事君魯惠三黜而不以為辱竭忠謀國楚文三仕而不以為榮躬操蹇蹇之節心懐翼翼之誠張曲江之風度雖可模於方册裴晉國之靈臺則莫狀於丹青

楓山集卷四

傳畧

章先生諱懋字德懋蘭谿純孝里人也自其幼時頴異師授書輙成誦比成童則已遍綜羣籍為博士弟子而嗜學精深盖盛寒暑未嘗輟持卷其學根據六經而尤邃於易天順壬午鄉舉明易冠等成化丙戌以南宫第一人奏第入翰林為庶吉士次補編修官得究覽中祕圖書國家典章法式之籍悉通練習之是時館中多儒賢章先生與修撰羅公倫編修黄公仲昭檢討莊公杲

等並任經濟以氣義相應引古者左右史箴王闕輒上言天下事屬上元縱燈火諸學士皆應制賦詩章先生曰此不足明上盛德也即與聡杲同疏諫忤旨譴責皆斥外先是修撰倫亦坐論宰相起復事得謫時號翰林四諫云尋用廷臣論救章先生從臨武令改南京大理評事三年遷福建按察僉事章先生既儒重典內外刑司衆疑非所任而先生之在南廷視讞以經律相比附不為文深亟察而一稱平至是益以風望修振綱紀乃

過習吏者閩籍山海姦竊多有章先生下令謹番舶經
海田弛鑛禁平沙尤太寧巨寇通商惠工振窮均賦部
內大治然竟以廉鯁不能逐時低卬又積勞攣痺故倦
游則因考績至都力引求罷宰臣慰勉留之再三終不
可遂致仕蓋年四十一矣其介决如此既歸日奉娛其
親優游貧約湛如也時下帷講誦四方學者執經受業
門下常數十百人賢士大夫之道吳越者必低回造請
其廬或千里駕至中外大臣交章論薦皆不起於是海

内視章先生出處占時興替矣敬皇帝方尊鄕師儒有
詔徵拜章先生南京國子祭酒而先生方遭喪力辭朝
廷虛位以聽終制章先生感上至意服除乃奉詔至太
學修明教化倡德義厲廉恥飭矩矱著功令析經藝道
訓典博士諸生翕然鄉風矣正德紀元章先生首陳治
要五事勸天子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
既報聞乃乞骸骨疏頻上不允因輒闕
遂歸追頃之逆閹怙擅公卿大臣多中斥辱者乃始服

章先生先幾云庚午以南京太常卿召辭乃更推禮部侍郎力謝辭則聽以侍郎致仕始先生家居蓋數十年足不涉闤市會盜起江西越鄙騷動乃徙家城中其居如寒士金華守欲為稍治門堂先生不屑也守與部使者列疏章先生耆碩宜崇禮以風天下而給諫復從中論之詔所司歲時禮餽務稱養老意焉今上即位敕加章先生南京禮部尚書固辭上温旨襃重且遣大行存問而章先生已遘疾卒於家壽八十有六訃聞詔賜葬

祭贈太子少保謚曰文懿其後從金華守言章先生清貧家無遺貲可官給養其孫接比長録太學生皆異數章先生始稱闇然子晚稱瀫濱遺老學者即所講業楓木山中稱楓山先生先生為人龎樸長者而蓄德深閎喜怒不形於色德怨不槩於心矜虛不出於口驕泰不設於身其長不自見小疵不自掩人與之交則親語之言則信簡文而疎目恂恂如也坦坦如也至臨大節論事決議拔辯確然不可易也其於勢利紛華一不入其

中履素安土無强於世而特喜推汲士誨道人如恐不及焉為文章不尚工藻取達而止或諷之著述則稱經傳之言至矣學者務反觀深造之故其所著惟婺鄉賢志若干卷蘭谿志若干卷遺文及語録若干卷藏於家其髙第弟子名位顯聞者若干人具見實紀而今越中治易洪範禮風雅論語孟子皆本章先生

唐鉞曰余讀宋史諸傳病其繁蕪謬亂其細者類門生家乘裨官之例非太史體至所謂道學傳者乃復標異

於儒其所揄揚欲過賢聖近乎誣矣疑不足傳信及觀章先生所著有宋史刋誤書未成編求之已逸迄不得其所指章先生其學本尊信宋儒而其行事持議特平實簡易不矜立門户其貶少宋史固以是與蓋其所詣深矣其詳載實紀語中而門人所為傳顧在其未卒前而復多贅語余乃謹次其行履之大者如此章先生既尊顯國史當序列其傳非學者所得私然先生叢談小物舉有可師學者得備覽其書者焉至其立朝治官進

退廉節卓然稱其好學可爲一代鴻儒矣